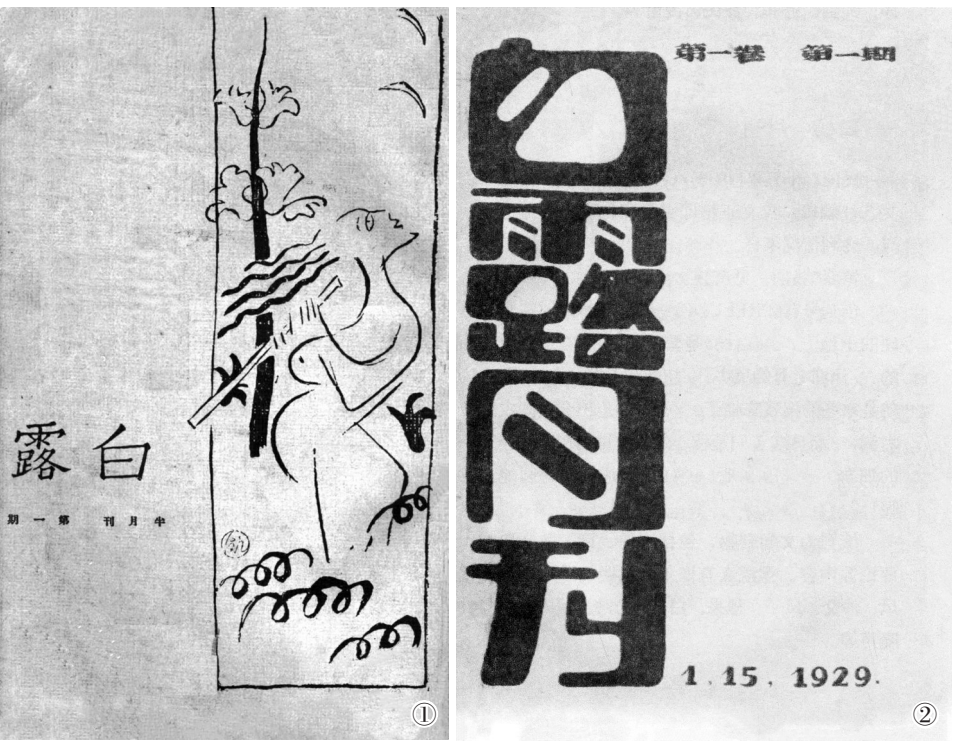


白露专栏·大运之河

《白露》半月刊：无名作家吐气的园地

谢华



1926年创刊于上海的《白露》半月刊，是民国时期出版的文学刊物之一，版本为毛边本，对于研究民国时期的文学期刊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该刊中刊载了大量的小说、译作等文艺作品，是研究民国时期上海小说创作和文学史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

《白露》由上海进社文艺研究会编辑出版，泰东图书局发行，32开本，1928年5月起改为白露社编辑。半月刊共出版30余期，1929年1月改刊为《白露月刊》。该刊最初由汪宝瑄筹划出版，第2卷起改由蒯斯曛主编，后由毛含戈、巴人编辑。主要撰稿人除复旦大学的青年学生外，还有曹惠妃、王任叔、蒋山青、张春波、马彦祥、蒯斯曛、毛含戈等人。

《白露》半月刊的封面，每一卷都有所不同，内容偏重文艺性，但未设置任何特色栏目。所刊内容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小说、独幕剧、诗词和翻译作品，整体较看重文学创作和译作。

诗歌作品占据一定篇幅，包括新诗、传统诗歌等多种形式。比如新诗《哀歌》《黄莺》等，侧重新诗创作，重视生活的记录和情感的表达。

小说方面，以中短篇为主，一般每期刊载三四篇，极少有需要连载的长篇。这些小说主要包括写实小说、通俗小说等等，其故事情节简单，人物关系清晰。

半月刊中的独幕剧剧本，剧情一般比较简单，生活气息浓郁；译作由编者翻译的作品不限于小说，还包括诗歌、散文、文学研究文章等多个方面，为社员提供了解国外作品的机会和渠道。

该刊出版后期，也刊载文学论文、散文、杂文、随笔、特写等，为白露社社员提供发表文章和言论的园地。文学论文类文章，一部分是以“通信”的形式刊载，典型篇目有《谈谈我们现代的文艺评论》，但数量相对较少。

改为月刊的《白露月刊》，发行人赵南

公，仍由上海泰东图书局总发行，泰东图书局印刷所印刷。版式改为16开本，卷期另起。1929年6月因被当局查禁而停刊，与半月刊共计出版43期。

《白露》封面的设计

《白露》封面是中国现代书籍装帧大师陶元庆设计的为数不多的期刊封面之一。画者对中国传统国画和西洋油画、水彩画都有广泛涉猎，他设计的装饰画，线条优雅，笔触洒脱，造型穿梭在虚与实之间。他用这种独特的艺术创造力，为《白露》构建出无尽的遐想空间，赋予人浪漫的情怀以及美好的憧憬。

身处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这份刊物用诗般的情感，委婉地向人们诉说着它的到来，就如创刊“献辞”中写道：“这棵神树，从亚当夏娃入世时，便有她的历史了。……不幸神树在我们的眼前，渐渐的枯萎。绿的叶儿黄了，花的苞儿萎了……宇宙变这样的消沉，人生便这样的枯燥！”该刊创刊巧用散载体，把西方神话传说作为引线，将国内消极的环境氛围转嫁到其中，使刊物初步显露出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印记。

神树枯萎，宇宙消失，人生枯燥，有识之士绝不会袖手旁观，他们化作“双翅的仙女，左手执瓶，右手握柳枝，摆呀摆的洒着——是霏霏霏霏的白露”。此后，“愿黄的叶儿再绿，萎着苞儿又葩——神树的复活！”

虽然，“献辞”中描写的仙女与陶元庆的封面画作——在月光下，银色的波上，断续地吹着风箫的女神的形象姿态不同，但是画中流畅的线条所散发的气息，与文字中流露出的唯美诗意不谋而合。画的线条十分书法化，仿佛是赵孟頫的行书，遒劲而秀媚。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采用传统的竖式书写，封面所画呈现的也是纵向形式。总而言之，刊刊的内涵与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呼

应与契合。

陶元庆先生的绘画，是不能以尺来量的。他完全以新的形与色来描出他自己的世界，与一般作家不同，他是个特殊的天才。他不肯袭用现成的、陈旧的、固定的形式来舒展他的思想，而是用极其苦心的思维创得的新形式来表现他的思想。

《白露》未以“官腔”去批判社会的不是，而以拯救者的姿态站在世人跟前。它是把思想隐藏在文字中，同时也借助插图婉转地向人们讲述内心的世界，其版式设计简洁明了。

《白露》发刊的特点

《白露》创刊前，汪宝瑄、蒯斯曛等编辑同人，就预备以大部分的篇幅登载小说、散文、诗歌惟主要栏目，其余则杂刊论文、批评与介绍。《白露》创刊号与读者见面后，“编辑部”就曾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来函，给编辑同人不少慰安与勉励。他们说：“《白露》上的作品虽未十分成熟，但都是以真挚的态度而创作。”

通过阅读《白露》刊发的作品，虽然很多文章的确不够成熟，但在那个年代，《白露》的作品可引以自豪的，就是编者真挚的态度。他们秉承这点真挚的态度，永远不息地向文艺追求，他们的表现，只是他们进行中一步一歩的成绩。

《白露》自有《白露》的精神，《白露》究竟是青年的刊物，每期充满着率直真诚的青年之气，这虽未必能得到多少人的同情，但编辑同人却颇以此慰藉。

实际上，《白露》呱呱坠地时，许多人就对编辑同人们能力的欠缺和经验的不足，而预言《白露》将来一定会是一个短命儿。事实上这却让编辑们很是狂欢，杂志一天一天地发展下去，从32开本到16开本，从54页到140页，体量渐次“肥胖”，音调也越发清脆洪亮，居然跨过黑暗的1926年，而走上新光到来的1927年的大道上。刊物的厄运时期过去了，随1926年的严冬过去了。

民国重要文学团体——狂飙社，有两次曾提起这无名的《白露》，并且作者以为《白露》也是代表文艺新倾向中的一种刊物。对于这样的评语，不仅编辑们惊喜，也还有人来注意这本刊物。

在彼时名流满布的社会上，狂夸的秀才式、绅士式，关心派、取笑派、戏弄派的刊物与作品比比皆是，然而狂飙社编者不走那条路，却偏来同情、鼓励《白露》，编者如何不惊喜？同时也在忧惧，是否《白露》的成就能如狂飙编者的希望——这只有依赖同情与爱护《白露》的读者们大家努力，以及狂飙的编者更多的给的《白露》有进益的指导。

《白露》创刊后，大多读者建议在内容方面，增加批评文章及杂感栏目，要《白露》表示态度及每期报告一点关于《白露》的消息；形式方面，印刷要加以整顿，增加篇幅。

关于内容方面，批评和杂感文章，杂志并非没有这一类的稿子，但无庸隐讳，刊物在上海的社友只有四五人，当然不足以代表《白露》。编辑选稿的时候，不过是凭个人的眼力，选择较好的作品编它一期罢了。所以，批评和杂感文章诚然可以消除单调，但无谓的谩骂与牢骚，势必难免。并且，编辑

泉之林

白露辞

齐凤艳

一滴露水是星月与大地恋爱的留痕，鼻翼摩挲掌叶的绒毛时，指尖长了触须。凝视一滴露水，我变成九月里不常见的蜜蜂，或者，我也是那荷叶吧，也是露珠闪耀的光吧。

南荷北佛

露之美白

卢恩俊

溪、河流。

倚靠着几案，看游鱼逍遥。掉头返回，打马扬鞭，栖息的鸟儿急飞。越往下走就越知道，秋天的果实是多么美丽。通幽的路上，怕是有很多的溪流吧。

想到此，不禁吟咏起唐代诗人韦应物的“秋荷一滴露，清夜坠玄天。将来玉盘上，不定始知圆。”怎不为白露点缀碧绿荷叶上，化身晶莹的水珠滚来滚去而沉醉？

这一滴滴洁白的露，最能滋润和激发诗人的情感。曹操说“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丕说“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左思说“秋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陶渊明说“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杜甫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李白说“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孙頔说“露含疏月净，光与晓烟浮”，羊士谔说“登高何处见琼枝，白露黄花自绕篱”……

这真是节到白露，洁白的露与浓郁的诗，两相缠绕作绕也绕不开的心动……杜甫的《月夜忆舍弟》写道：“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写尽游子的满腹乡愁，而千年依旧吟咏。



都是年青人，“杂感”“杂感”，一定会“感”出触犯权威者的文字来，为不连累别人——如书局，从创刊号到终刊号，这类文章刊登得较少。

《白露》的发刊，旨在为无名作家吐气。编者本着这点诚意努力下去，不让年轻读者和作者在思想方面迷惑个人享乐的末路。然而，《白露》为什么不挂起堂皇的招牌来呢？这个问题的答案，编者是这样说的：“我们所看不惯的。要是你忘不了洋房，你就住在洋房里等你的灭亡好了，何必骂人家有关阶级？如果你要所谓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你得确实确实的钻到无产者中间去，光是骂人家，这有多大的救助呢？证明别人是有关阶级，不就是证明你不是有关阶级。《白露》并不以什么主义或某种学说为限制。这或者可以说是《白露》的态度吧。”

《白露》的末章向来不主张学“最后一页”的自吹自唱，编者以为《白露》的好或坏，读者有适当的批评，自吹固肉麻，自贬也觉得多事。读者们都有精神的眼光，吹炸了，反而增长读者们的憎恶与不满意。《白露》极愿接受读者公正的批评，编者不像名流们将自己的作品视为金科玉律，不许别人加以指摘。

《白露》也发表过左联五烈士之一冯铿的作品，是近代小说家冯铿烈士遗作的重要来源之一，对研究冯铿作品和冯铿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参考史料。同时，该刊也是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文学刊物之一，在期刊背面数页中，都以广告形式登载了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其他出版物，对于从侧面了解泰东图书局的出版事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①②资料图片

③④ 李昊天 摄影



用全身的感知，细品圆的潮湿、润泽的柔滑、悸动的微妙。我所有的神经末梢，像蛰虫听到了滚滚而来的春雷。我小嘴上的清涼，我柄节间的晶莹，我复眼里的水波，荡漾痴情，半江弦歌半江听。

秋水镜般明，谁千里伴你行？一阵风来，残荷零落，在湖面泛起两圈涟漪，我寻了几日依然无迹的蝉鸣，趁机漾漾开去。秋将深，曾经的热闹未行远。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白露，秋属金，在它的种种特性里，子美最懂它内敛的火焰。



一颗迷恋白露的心，从诗间走向民间，节俭里的味道也是围着白露的“白”而缭绕。在南方，白露茶、白露酒，一柔一刚，演绎饮中之美。南方人还要采“十样白”或“三样白”的草药作配料，烹饪各种美味佳品。而北方，以白露鸡最为出名，这道汤菜，肉软嫩，汤香醇，因洁白素雅喻为“露凝而白也”。

在“补露”的节日里，我在江南的异乡感慨，白露美味多，却还是家乡的德州扒鸡最可口呀。每逢白露节，我用扒鸡做菜肴，喝二两白露米酒，再用白露茶滋润，美美的享受白露的时光。

今又白露临近，也让我想起去年白露节回老家，正赶上家弟忙摘收棉花，那真是“白露满地白皑皑，棉花地里人如海。”那白露节是在棉朵的白云间过的。中午家弟买来扒鸡、雪花啤酒等，别有一番滋味。

对于农人，白露是一首厚重的诗，演绎着节令收获播种的交响。 ■苗青 摄影

自然主义是王富祥诗歌的重要标签，他2020年至2022年的百余首作品，许多诗篇极富生态气息、自然诗韵，读之能感受他在极力平衡人与自然和生态之间的平衡。而他的诗篇所传递的信息表明，其途径即是融入和涇出。

融入很好理解，暂且不表。涇出，就是通过人的自我治理，像蒸米饭时把米汤从半生半熟的生胚饭里涇出来，然后，才能整出美味的米饭。涇出，乃是一种自我净化、提升，一种生态觉悟。

《高原反应》就富有这种融入与涇出的理念。“奔跑后/来不及进行认真的喘息/我的心就开始缺氧”。诗的第一节，生活在盆地的诗人以“奔跑”的方式，极力想融入到高原去，同时也写出自然之道的一个侧面。

缺氧、高原反应，这是高原为生活在它之外的人设置的门槛。同样，醉氧反应似乎也是沿海、平原地区为高原居民设置的屏障。

在历史上，地理环境是限制人类交流交融的天堑，而经过人类数千年的改造，它们对人类迁徙、人口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小。但尽管微小，却并不意味着一切壁垒都被攻破。

为此，诗人在第二节诗意地写出了他的“涇出”之道，“没有疼痛，甚至找不到痛点/是一种长时间地被吻/腾不出嘴唇来吸气的窒息而已”。

诗人用爱人与人之间室息的激吻来表现这种痛快，表达他对高原、对大自然的热爱，诗艺很有新意，让人惊呼痛苦也可以如此华美！而在我看来，这是融入的代价。

接着，诗人写道：“这次缺氧，是奔跑而引起的/这么宽阔的大地，我此生/必须要奔跑过！因为我是食草动物/我的血液必须要有过狂奔的涨潮”。道出了他为什么要在高原上、大地上奔跑的原因。无疑，这是一种反思。

诗人自比食草动物，甚至在《时间不止喂肥草原》中还写到“我儿子小时候吮食的奶妈”，也来自/这片草原，我儿子也成了食草动物/也成为草原食物链的一环”。诗人将人还原为动物，将旅游等精神需求与食草动物的生存本能需求相提并论。

一只越界的食草兽，不计代价想要得到自己的梦寐之物，细想来，这不正是人与自然相处过程的缩影吗？文学必然反映人类发展的真实、原生状态，生态诗歌更是如此。

诗人通过看似诗意、激昂的诗篇，折射的是快节奏的生活、无节制的欲望，带给自然和自我的伤害。这种诗意的反噬，不得不拍案叫绝。

王富祥的诗是充满反思和智慧的。《牧草青青》中他写道：“被羊啃食过的伤口/是青春的遗址/疼痛之后又继续生长”，极为惊悚。

万物以生存、活好为使命，小草也渴望生生不息、一生平安。而生于草原，它们注定逃不过成为牧草的命运。现在的蒙古国，正在重蹈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过度开发利用自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乌兰巴托正从青青牧场成为霾都沙城。

诗人继而写道，“牧草青青，牧草青青/你会成为一群羊成长的简史”，这正如雷切尔·卡逊所言，“地球上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人类竭泽而渔地改造自然，完全是在以牺牲环境、扼杀生命为代价，破坏了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最终使得周围的一切生物都无法幸免于难。

诗人以羊为破坏草原生态的“罪人”，其实他早已承认，“我是食草动物”，羊不过是替人顶罪罢了。正是出于对人类肆无忌惮毁坏自然的控诉，诗人委婉地披上了羊皮，还原为食草动物。

正是出于对大自然的珍爱，他写出了《对一棵草的敬畏》：“弱小的绿。谦卑，不争宠的绿/代代传承的绿//一直衬托着这段粗糙的墙壁/成为过往行人，仰视的高度”。在王富祥诗歌中，人间草木都是造物者的天使，被赋予了神性和诗意。

王富祥对大自然充满了敬意和悲悯。在《大雪》中，面对“将那些土地里的伤痕深深埋在心里”的大雪，诗人写下了“动物们好茫然啊/要走出冬天/没有现成的脚印可以借鉴”的诗句，读之，悲从中来。

人类赋予大自然的霜雪，何其多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文明史其实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及动态平衡的发展史。诗人对动物们的忧心、关心，其实也是对身处迷局的人类的忧心和关心。

在《草原上的风景，是解药》中他写道：“七月间每一朵花蕊里/白天盛满阳光，晚上/要承受寒风严酷的鞭刑/经历这样的温寒，每一朵生存下来的花朵/都格外珍惜阳光/珍惜草原上突如其来的暴雨/珍惜短暂的花期，让心事最灿烂地呈现”。

每一个物种要在自然界繁衍生息都不容易，万物生息自成史诗。每一个物种在王富祥的诗中，也都有着人的情感 and 生命，如《水稻的生长充满禅意》中，他写到了水稻的哺乳期、青春期，说“阳光是有温度的启蒙老师”，说“蛙鸣唤醒泥土里的灵魂”，说“稻谷的头颅仰望云天/而身心不卑不亢，俯贴着大地”。

万物都获得了诗人赋予的审美、神性和尊严，每一个物种都能有尊严地活着，世界美如斯。

从这些诗句里不难看出，诗人王富祥从与众不同的角度，发现了美的苦难或苦难的美。而这种美，从实践中来，从经验中来，从思考中来，是植根于诗人思想深处的，智慧而诗性。

文峰远眺

张振民诗集《我自己》出版发行

著名诗人张振民第12部诗集《我自己》近日由线装书局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收入了作者自诗集《深入》之后创作发表的近400篇诗歌佳作。

《我自己》集中展现了张振民近年来诗美寻踪的新格局，以浓郁的个性生命体验，折射出较为开阔的生存现实法则，以洞察力极强的独特感受，生动写出日常生活中的深层人性。

张振民的诗重修辞，亦重哲思，古典意象的重写和古典美学的音韵映照现代文明的魂魄；更多时候，则以先锋意识重塑语言和提纯精神，新意昭然。既能贴近现实生活，又以开放姿态超越表象，在人于大自然的交融之中，作更多层次的生命抒情。（张美）

九州论剑

生态诗歌的融入与涇出

施远方